



* T174944 *

一个寄生虫的愤怒

狗子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个寄生虫的愤怒/狗子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9

(断层文丛)

ISBN 7-5004-2840-5

I. 一… II. 狗…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47007 号

责任编辑 李炳青

责任校对 李小冰

装帧设计 李颖明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ass.net.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北京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092 1/32

印 张 8.125

插 页 2

字 数 177 千字

印 数 1—10000 册

定 价 1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狗子

1966年生于北京。1989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干过摄像、报刊编辑，现无业。原名贾新棚，狗子是外号。用它做笔名，一是表达对那些叫我狗子的混混儿们的尊重；二是厌恶流行笔名中的那种「文雅」。

目 录

寄 生

我是“饭局明星”	(3)
我们如何吃晚饭	(5)
电视随想	(7)
你真八卦	(9)
儿时的乐器	(11)
白领和蓝领	(13)
POSE 普式	(15)
2000, 快点来吧!	(23)
21 世纪之美	(25)
诗人聚会, 诗歌散会!	(26)
小议“美女作家”	(30)
1998 年 12 月, 人在沈阳	(32)
走穴人生	(34)
我媳妇儿有些惧内	(36)
家常书话	(38)
美女与丑女	(40)
戏说中国格调之一——包	(42)

AB202/01

高高在上的酒	(44)
活该你不爽	(47)
理想的结局	(50)

愤 怒

一个垃圾制造者的独白	(55)
好消息	(59)
“认可”是坟墓	(61)
动物心灵的窗口，悲哀地敞开着	(63)
成人无趣	(65)
豆汁和满汉全席	(67)
坐小公共去喝酒	(69)
酒吧之夜	(71)
我们的样子	(73)
浮躁	(74)
由濮存昕说开去	(75)
看青春最后一眼	
——读《晃晃悠悠》随想	(81)
怎么办？	
——读艾丹小说《东张西望》	(83)
隔袜搔痒——我看余杰	(86)
关于《流浪西藏》	(88)
石康印象	(90)
推测网络文学	(94)

老王卖瓜没人夸，我来夸	(96)
崔健，给我顶住！	(98)
写作——难改的恶习	(100)
感受“知识分子”	(103)
信仰缺失的年代，我们怎么办？	(105)
我反对	(107)
这个世纪见	(110)
致公元 3000 年的朋友们	(112)
我不相信艺术，我相信艺术家 ——读《杜桑》	(114)
不要忘记此人	(116)
让批判更有力量	(118)
乖乖的	(120)

出离的愤怒

我说到哪儿了？	(125)
飞了	(135)
将进酒	(164)

文坛感觉

谁在读？	(175)
何谓多元？	(177)
“代”	(179)
文坛感觉	(181)

红包	(182)
求解	(183)
“饥饿”的野草	(185)
过剩	(186)
奖	(188)
感谢特价书市	(189)
职业	(190)
爆炒	(192)
无能的力量 (文学版)	(193)
愤青、愤中、愤老, 别害羞	(195)
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	(197)
任重道远	(198)
致生于196×年的文学青年们	(200)

文学对话

徐星: 昨夜星辰高悬于正午	(205)
西川: 诗人是引领者	(209)
安顿: 我没有“绝对隐私”	(213)
吴亮: 中国的批评界正如中国足球一般落后	(216)
他们: 来自南京的消息	(219)
孙甘露: 顺其自然	(223)
陈村: 生活第一	(226)
丁天: 拒绝垮掉	(229)
李巍: 编辑辛苦	(232)

海男：给我一个空间	(235)
于坚：在他们的花名册之外	(238)
黑大春：关于颓废主义	(241)
林斤澜：爱情永逝	(244)
邹静之：都市“暴走徒”	(247)
大仙：为何一刀不能两断	(250)

寄生



我是“饭局明星”

在都市里，最不可能发生的事就是“饿死人”了。

都市里，很容易发生郁闷致死的事件。

饱暖思淫欲，淫欲需金钱，金钱得去挣，挣钱很郁闷，郁闷就吃喝，吃喝生饱暖，饱暖思淫欲……

我们就是在这个怪圈里跌滚，难以自拔。

我就身处这个怪圈，我因为在这个怪圈中的某一个环节做得非常出色，于是我成为了——饭局明星。

任何行业，一旦你成了明星，事儿就来了，所谓“明星的苦恼”。

饭局明星一天只吃一顿饭，一顿饭一般耗时3—10小时，需更换若干场所，从脏街陋巷里早点摊改成的腌臢小店到黎昌海鲜世界到三里屯酒吧再到立交桥下的鬼市，饭局明星不辞辛劳，不论贵贱，到哪儿都不卑不亢，高高兴兴，可说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屈”。

当然，我们的这顿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要在出租车里度过。

我们每换一个饭桌，就要见到新的一帮朋友，有时也能碰到从另一战场转战而来的另一拨饭局明星，大家会师于此，将海鲜洋酒或拍

黄瓜煮花生合力围歼，然后再奔赴新的战场。

饭局明星的胃是铁胃，这不是夸张，而是事实。我的一位同行，喝多了以后狂吐不止，并且弄到了自己的身上，次日他发现，他的衬衫被其铁胃所分泌的强力胃酸烧了几个洞，他手腕上的铁质饰物也被强酸腐蚀出不可磨灭的疤痕……

饭局明星里胖子很少，因为饭局明星经常吃不饱，不是说他们不吃，而是说吃进去的东西到饭局结束时（一般是凌晨）又都从他们嘴里喷了出来……一般人吃完了饭可以说是酒足饭饱，还经常需要散散步遛遛食儿什么的，饭局明星吃完了饭，却经常是腹中空空，体力极度耗损，但因为那些已进入血液的酒精又让他们有一种“假性亢奋”，他们借着这口气，可以不辞辛劳地摸回家去，也有时是迎着朝霞和上班的人流，心情复杂地走在“下班”的路上。

什么人可以做饭局明星呢？第一要有一定的酒量；第二要没什么追求（或是有大追求）；第三要没有妻室之累（或者老婆是你的同行）；第四不能“兼职”，我没见过哪位饭局明星有什么正经工作；第五，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敬业，不能挑食儿挑酒更不能挑人，哪怕是窝窝头就二锅头的鸿门宴，我们也得去，迎接挑战么！

好了，现在是下午四点半，我的电话响了，我要去上班了。

我们如何吃晚饭

最是那难耐时刻，就是黄昏时分没有人找我去吃晚饭。

让我一个人下厨给自己炒一个菜闷半锅米饭吗？再就着电视和小报？开什么玩笑！

我已很久没有这样一个人吃一顿饭了，主要是晚饭。

一个人下馆子，也极少。一想到要一个人下馆子，我就心疼钱。

而且，一个人坐在小饭馆里，一瓶啤酒两个菜，一碗米饭一个汤，无论是在雪亮的日光灯下，还是昏黄的白炽灯下，我总觉得我的那副嘴脸，整个的就是没出息，这场景分明在说：这是一位中等收入的中年男人，他没什么朋友，他也不需要什么朋友，他还挺贪吃，而且也会吃，瞧他点的那俩菜，量大，下饭，你瞧他一个人吃得多津津有味呀！他老婆估计跟他离婚了，而且孩子也判给了老婆，是啊，这路儿没出息的男人谁乐意跟他过呀！不过，你瞧他一个人专心致志闷头吃喝的那副香喷喷的样子，他也乐于一个人过，由他去吧，没出息的家伙！

我为什么对一个人吃晚饭有这么大的抵触心理呢？

有时候到了晚饭点，生生就是没人招我，电话 BP 机一概不响（这路电子玩艺儿总是在该响的时候不响，不该响的时候狂响）。我去招人呢？又觉得理由不充分，我是屁事没有，纯为找一个人陪我吃饭，这是什么心理呢？我总得向那被我招的人解释一下吧？

有那么几次，我就是在这种心态中干耗，生生就饿了一顿！

宁可不吃，也不独吃，我这是为的哪般？就此问题，我讨教了几位老哥老弟，他们的看法大致如下：

1. 世纪末，人心浮躁，人们害怕独处，酷爱扎堆，这也是对“1999 人类毁灭预言”的一种潜意识反应，要毁大家一起毁，抱在一块堆儿毁，谁也别想逃！

2. 自古以来，人类就一直以集体的方式进食，无论是篝火旁的原始人，还是聚在一块堆儿吃盒饭的白领；无论是乡村里的封建大家族，还是国王皇帝；更不要说庙里的和尚修道院里的修女军队里的士兵……独自进食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兴起才出现的，如今已是后工业时代，“地球村”了，在这个喧闹拥挤有 50 多亿人的村子里，你一个人在一个角落里安安静静地进食，你不觉得很奇怪吗？你吃得下去吗？

3. 中国的餐饮业日益发达，竞争激烈，让更多的人走出家门走进饭馆聚众吃喝，是餐饮业老板的一个商业圈套。

4. 中国娱乐业尚不发达，聚众吃喝仍是大众娱乐的一项主要内容。

5. 婚姻乃至由此建立的家庭是爱情的坟墓，人们不愿在坟墓里吃吃喝喝。

等等等等。朋友，你的意见呢？

电视随想

朋友小丁是个电视迷，崔永元的“实话实说”刚开办那阵，他是每期必看，并对小崔颇有些个人崇拜。现在他不看了，他父母每期必看，他父母年近七十，均患有轻微的老年痴呆症，说话口齿含混，语无伦次。

我们家电视能收到40套节目，以前1—8频道为中央台的8套节目，然后是北京、北京有线……依次类推。有一天院里调整天线，频道全乱了，我只好重新设定。现在我们家电视1频道是凤凰卫视，2频道是中央—5，往后就乱了，调出什么是什么，反正我也不怎么看。

我现在比较喜欢窦文涛。我知道还有比他更精彩的，但可惜我看不到，我也不懂外语。

凤凰卫视的鲁豫是我的校友，算是小师妹吧。当年刚出道儿的时候傻乎乎胖乎乎的，自打去了凤凰卫视，竟然干出了自己的风格，乃至相貌上的缺点也成了优点，人们会说：大头娃娃陈鲁豫，蛮可爱的。我还有很多师妹，当年要么才华横溢，要么天生丽质，或这二者兼得——色艺双绝，几年过去，能称得上风采依旧的，已很少见，孩

儿他妈倒是很常见。

想起屈原的诗：橘生淮北而为枳。种子再好，还得看栽哪儿。好
在我们的土壤改良工作正在进行，中央—5的“足球之夜”就是证明。
或许不能急，那么多年的盐碱地不是一天两天能改良好的。

打心眼里说，我们还是对这片盐碱地感情最深，谁让我们生在这
儿？